



扫一扫更精彩



春染草莓红

■ 安徽合肥 凌泽泉

何况被草莓根须焐暖了的泥土正在把温暖的地气传向四面八方，寒冬不得不黯然退场。

当北归的雁阵将人字形的剪影投射到明亮的房顶，当鸟雀的叫声愈来愈欢快、愈来愈清脆，这些挤在大棚里的草莓秧开始不安分起来，虽然它们踮起脚尖只看到路边的草木刚吐鹅黄，但它们再也等不及了，纷纷在自己的枝桠间催开了一朵朵乳白的小花。瞧去，花托捧着绵白的花瓣正多情地簇拥着一团金黄。果农们认为，这小小的白花是逗留在枝桠间的一朵朵白云，是用雨水织出来的白绸布，是从泥土里钻上来的白银。在他们眼中，每一朵小花都装着一个梦想，每一朵小花都许下一个心愿，每一朵小花都揣着一个梦想。

初春依然料峭，这些关在大棚里的花儿却正享受着人工营造出的盎然春意。一朵朵小白花在展示过自身芳华之后，纷纷收拢心思，把全部精力都落到孕实结籽上，仿佛一夜间，所有的枝桠间都密密地垂下了一枚枚小小的青果。白天，这些青果你挤我我挤你，互不相让，晚上，它们你挨着我的肩，我握着你的

手，一同看月光在枝叶间游走，一同看夜色越来越朦胧，一同听犬吠声忽高忽低，一同听虫儿低吟浅唱。不知不觉中，它们的脸色也越来越红润。

一颗颗草莓顶着一顶顶青色的小帽，在果农的期盼中，经鸟鸣一催，便鲜红一片。每一颗都扮成心形的模样，每一颗都娇红得让人怜爱。

率先在枝桠间挂满春天的果实，率先在枝头扬起一面面鲜红的旗帜，通红的草莓要赶在杏花、桃花、梨花的前头，要赶在明媚的春光洒满大地之时，呈给人们一份别样的惊喜。

这些从隆冬就出发的草莓，虽然敞亮的大棚遮挡了外界的寒风冷雨，飞舞的雪花也曾晃花过它们的眼眸，但它们不会辜负果农疼爱的目光，不会辜负脚下的每一粒泥土。身子骨尤寒的它们，心里却始终装着春天，也唯有怀着对春天的期盼和热望，它们才铆足劲儿，提前把自己长成了俏丽的模样。

草莓的红是初来乍到的腼腆之红，更是心怀喜悦的满脸绯红。就让我们像草莓一样，揣一颗惜春的心，染一身春天的红。

乡间的槐花

■ 安徽合肥 吴中伟

在乡村，槐树是最常见的树种。房前屋后、小路边、田野里、山岗上，或独自挺立，或手足相连，一片郁郁葱葱。它们不择土壤，不挑环境，随遇而安。

白色的花穗像一串串精致的小铃铛，从枝头上缓缓垂下来，蔚为壮观。细小的花苞，鼓胀胀的，宛如一只只饱满的船舱蓄势待发，又像翩跹的蝴蝶，张开了翅膀。空气中弥漫着槐花的芳香，带着一股淡淡的甜蜜。花香随微风飘荡，若有若无，时断时续，像捉迷藏似的，让人心潮澎湃！

雨后的槐花更让人爱怜，有的被风雨摧折，三三两两地落在地面，溅起湿漉漉的泥水；有的挂在枝头，沾满晶莹剔透的雨滴，楚楚动人，香味在氤氲的雨丝中也更加浓郁。我常想，花开花落，云卷云舒，不得不叹服大自然的伟力，或绽放，或凋零，都是生命的必然。

人间四月天，雨润百谷长。此时，青杏尚小，桑葚酸涩，田畈里拔尖的芭茅草和槐花就成了孩子们口中的“珍馐”。剥开花瓣，露出里面淡青色的花芯，忙放入嘴里，细细地抿，浅浅地啜，混着青草雨露的馨香，一股甜丝丝的味道便游走全身。

清晨，母亲起得早。煮好粥后，母亲便搬张板凳站上面，将下新鲜的槐花。炒菜、凉拌、煎鸡蛋、做汤。母亲常说植物也是有灵性的，过了晌午，阳光太烈，花朵的颜色就会黯淡些，味道也不够鲜嫩。

最喜欢吃的，还是母亲做的“槐花炒鸡蛋”。母亲先是把槐花撒在滚沸的大铁锅里焯水，用菜篮子沥干，挤去多余的水分。再从鸡窝里拿几只鸡蛋，打碎、加盐、倒入槐花，均匀搅拌。在锅边淋一圈菜籽油，大火翻炒，一盘香喷喷的槐花炒鸡蛋便上桌了。母亲偶尔也给父亲冲杯槐花茶，白色的槐花瓣在水中舒展开来，薄如蝉翼，像飘逸的云朵倒映在明净的湖面上。物质匮乏的年代，槐花不仅丰盈着人



们的味蕾，也滋润着他们的心田。

那时没有什么玩具，贪玩的孩子们，随手从槐树上摘下几片树叶当作叶哨。用手指捏住叶片的两端，稍用力拉平，放在唇边，轻轻地吹奏着，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。一片稀松平常的树叶，开始歌唱，有了鲜活的生命，让孩子们的生活充满了诗意。当然，还得掌握要领，方法不当，就是把叶子吹破，也总是发不出一丝声响。

记得父亲每次犁完田，总要倚靠在槐树下，吧嗒着旱烟，黑褐色的树皮，粗糙皴裂的纹理，像极了父亲的肤色。父亲沾满泥浆的双脚，走在洁白的槐花上，软软的，柔柔的，舒服极了，还是植物最能体恤人。

谷雨过后，春待尽，夏就要登场。虫声浩瀚，蛙鸣激越，气温也一下蹿高了。槐花凋谢后，枝头就会结出长长的荚果，成熟后就会散落在地，生根发芽，长成青绿色的幼苗。它们栉风沐雨，顶着阳光，相拥在一起，聚木成林。有些种子则被鸟儿带到很远的地方，背井离乡，风餐露宿，却也不卑不亢，长成一棵孤独的参天大树，守卫另一方的穷乡僻壤。

“满树银花垂露开，蜂蝶漫舞绕香槐。”昨夜一场雨，推开窗，却不见枝头绽放的一树繁盛。倏忽间，花朵便香消玉殒了，只有斜逸的枝条在风中摇曳。它们扎根乡野，开花、结果、装扮大地，多像坚守故土的乡民，默默耕耘，生生不息！

布谷声声

■ 安徽巢湖 方华

“万壑树参天，千山响杜鹃。”春末夏初，山野葱茏。行走原野，时常会听到一声声拖长音调的“咯咕”鸟鸣，圆润、空蒙而悠扬。那是杜鹃鸟在鸣叫呢。

“田家望望惜雨干，布谷处处催春种。”杜鹃啼叫时，正是播种时节，而“咯咕咯咕”的鸟鸣极似“布谷布谷”，于是乡人把这种鸟称作布谷鸟。

李商隐在《锦瑟》诗中写道：“庄生晓梦迷蝴蝶，望帝春心托杜鹃。”传说，望帝是古蜀国一开明的皇帝，名杜宇。他因整治水有功，便禅位与鳖。杜宇爱民心切，死后化作杜鹃，日日“布谷布谷、早种苞谷”地啼鸣，提醒人们不要误了农事。这大概就是杜鹃鸟得名的由来。杜甫也有诗曰：“杜鹃暮春至，哀哀叫其间。我见常再拜，重是古帝魂。”

杜鹃口腔及舌部皆为红色，古人观察不仔细，以为它啼得满嘴流血，再联想杜宇的传说，杜鹃鸟便被一代代文人墨客最终定位于悲愁哀怨、纯真至诚的角色。于是有“其间旦暮闻何物，杜鹃啼血猿哀鸣”的苦吟，“可堪孤馆闭春寒，杜鹃声里斜阳暮”的孤独，和“从今别却江南路，化作啼鹃带血归”的坚贞。

由于杜鹃的“惯作悲啼”，多愁善感的文人们又将其“咯咕咯咕”的啼鸣谐音作“不如归去，不如归去”，这让离乡索居的人们平添了一份寄托和思乡之情。“等是有家归未得，杜鹃休向耳边啼。”在背井离乡的人

那里，耳边是听不得杜鹃啼了。

万千鸟类中，杜鹃鸟实在谈不上美丽。它全身灰褐的羽毛，土头土脑的样子，真的是稀松平常。但正因为它的每一根羽毛上都写满了诗句，寻常之鸟便有了丰富的内涵，成了中国文化里一个特别的符号与象征。真个是“从来多唱杜鹃辞”，“心事谁知，杜鹃饶舌，自能分诉。”

记得小时候在乡下，常和小伙伴们循着“咯咕咯咕”的鸟鸣去寻找布谷鸟，往往是跑得腿酸痛浑身汗湿，那悠扬的叫声依然在远方。阳光下，麦浪似海，稻田安谧，天地空旷而深邃。于是，在我离开故乡的这么多年里，每在空蒙中听到“咯咕咯咕”的鸣叫，心中泛起的，不是“杜鹃啼诉芳心怨”，也不是“杜鹃更劝不如归”，而是那悠扬的鸟鸣下安详的村庄、宽袤的田野，它们的身影如此的清晰、亲切、清心。

“子规夜半犹啼血，不信东风唤不回。”对于我来说，还是比较喜欢这样积极的句子，充满了向上的力量。也喜欢“花在月明蝴蝶梦，雨馀山绿杜鹃啼”的描述，那“咯咕”的鸣叫分明让美妙的自然锦上添花。

“架犁架犁唤春衣，布谷布谷督岁功。黄云压檐风日美，绿针插水雾雨蒙。”布谷声中，陆游笔下这样的乡村景色，还是最美。